

回家脱下外套老婆都要闻一闻

因为一个通话记录,本报女记者遭到这位倾诉者妻子的盘问

口述:曾元,28岁,公司职员
文字:褚睿雅 制图:韩芳

曾元说:“我固然是要为老婆的多疑负一部分责任,但是她的多疑现在已经到变态的地步了,我要怎么容忍下去呢?”

我在上海时 曾有个第三者

大学三年级,去图书馆借书,认识了小白,后来她就成了我女朋友。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是相互看对眼了,就开始交往。

毕业后,我们都留在了杭州工作。我的梦想其实是在上海,觉得那里更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杭州混了两年后,我去了上海,小白留在杭州,她打算等我站稳了再去。

我在上海就待了短短三个月,事业没做成,感情倒是出了问题。

一起进上海那个公司的还有一个叫阿月的女孩子,因为同为新员工,经常在一起探讨业务,没过几天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进公司三个月后,阿月向我表白了。我说我有女朋友,但阿月说不在乎,想和小白公平竞争。

阿月与小白完全不同,如果说小白是水,那阿月就是火了。我想,一个男人很难拒绝火辣的女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拒绝阿月。虽然我知道两年的感情绝对要比三个月来得重,小白是个好姑娘,我不该这么伤害她。

犹豫再三,我在电话里对小白说分手,小白当时就哭了。我没有多解释什么,只说一切都是我不好,就把电话挂了,顺便关了机。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小白已经在公司门口等着了。她连夜从杭州过来的,给我打电话我关机了,到我住处又没找到人,只好到我公司来碰碰运气了。

一夜没睡的她一脸倦容,我忽然觉得自己很畜生,再怎么也要把事情说清楚呀,弄得不明不白就关了机,然后让一个女孩子在杭州与上海之间游荡了一夜。就是在这刹那,忽然觉得其实小白在我心中比阿月重要。

第三者追到杭州 老婆认定我骗她

我没有和小白分手,对她坦白了阿月的事。小白听完,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叫我离开上海,回杭州工作。我同意了,这对我,对小白,对阿月都是最好的选择。

之后我本来应该和阿月断了所有联系的,但是,阿月说,想就像老朋友那样,偶尔聊个天。我同意了,留了杭州的新号码给阿月。

小白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看我手机的通话记录,知道我和阿月还有来往,非常伤心。

为了表示真的没有怎么样,我不再联系阿月了,并换了号码。小白不想事情再有变化,要求结婚。我本来预备到29岁再结婚的,但是为了让小白安心,同意提前结婚。反正经过阿月事件之后,我已经认定了要和小白结婚。

但是结婚还不到三个月,麻烦就来了。阿月竟然跑到杭州来了,而且还进了我们公司。我想说服阿月离开,但是阿月冷冷地说,那是她的生活,与我无关。我想也是,没有再说什么,就当她是同事,没什么事情尽量不找她,也没有把阿月来我们公司上班的事情告诉小白。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小白不知怎么的竟然知道了。这下事情闹大了,小白认定我骗她。

那个公司自然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虽然当时薪水、待遇都不错,但我不想再弄出什么误会,就辞了职,换了工作。



您有什么想倾诉的故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311082,也可以加我们的QQ:36359980
QQ群:28595512
MSN:csjr2005@163.com
E-mail:csjr2005@gmail.com

沾了女同事香水味 老婆去求证了

之后,阿月没有再出现过,也没有再和我联系,但小白心里的那个“阿月”开始根深蒂固了。

朋友叫我去聚聚,小白总要去,就算全场只有她一个女的,她也还是坐在那里。见老朋友,我和小白一起去是无所谓的,但是有些场合,比如说见生意场上的朋友,她在就不合适了,有好几个定单就是因为小白一定要跟着才泡汤的。

后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发了好大一顿脾气,她才不跟了。

不过她也还是有办法对付我,而且这个办法快让我崩溃了。每次我回家晚了,她都要问问,去哪里了,见了哪些人,谈点什么事情。如果刚好有她认识的人,她第二天一定会打电话去求证;如果不认识的,她也会打到我另外的朋友那边去打听。

回到家里,小白总是很热情地迎上来帮我拿包,脱下外套,百分百妻子的模样。

一开始,我很享受这种待遇,感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她还能这样对待我。但后来我发现,小白帮我把手套脱下来以后,总要闻一下。

有一次,一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试刚买的香水,刚好就坐在我边上,我身上就沾了香水味。小白闻到后,立刻就问:“哪来的香水味?”我说:“是身边的同事试香水,不小心把我也沾上了。”但是小白还是盘问了一个晚上——她是哪里人呀?她几岁了呢?她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更过分的是,她第二天还打电话给我那个同事了,问我同事是不是买了那款香水,不是在办公室里喷的,说我回去的时候身上都沾了香水味了。虽然最后她还是很客气地邀请我同事来家里做客,但我同事已经被小白弄得哭笑不得,而我只能苦笑。

有段时间 我几乎天天向女同事道歉

小白天天要查我的手机,有时候偷偷地查,有时候光明正大地看。我已经拿她没有办法了,所以也就由她去了。

有一次,一个刚进公司的小姑娘给我发了条短信,问我一个事情的处理方案。小白刚好看到了那条短信,当时没说什么,但第二天就给这个小姑娘打电话了——那么多同事你怎么偏偏找他呢?他已经结婚了,你还是避

避嫌吧?

那个小姑娘委屈得要命,事后哭了很久的鼻子。我向她道歉,她嘴上说不会记在心上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了,当我瘟神一样。

和我发过短信、通过电话的女同事,只要被她看到过的,她肯定要打电话过去聊一下,顺便说一下“还是避嫌比较好”。

真当是欲哭无泪啊!每一个和我通电话、发短信的异性在小白眼里都成了“狐狸精”,妄图染指她老公。我和她说过很多次,我没那么大魅力的,只有她把我当宝而已,那些只是普通的同事聊工作而已。但小白听不进去。

有段时间,我几乎是天天向单位的女同事道歉,就因为小白打电话警告她们。现在已经没有女同事愿意和我说话了,怕惹麻烦上身。

不仅异性见我避如蛇蝎,同性朋友也不大愿意和我出去了,他们也怕了小白。我的顶头上司也有意无意地提醒我:年轻人后院要看看好,不要因此影响了工作!

我的生活可以说已经毁得差不多了。我想放弃小白,但她又怀孕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记者手记

曾元来倾诉时,我刚好有事情要出去,就留了手机号码给曾元。后来曾元打了过来,倾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聊完后,曾元很认真地说,他会删除这个通话记录。当时我只是笑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隔了两天,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她就是曾元的妻子小白。她很有礼貌地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是曾元的妻子。他6月17日那天是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一个小小时?”在愕然之余,只好拼命解释——“我是《城市假日》口述版的记者,你丈夫打电话过来是因为心情比较郁闷。”小白还是很有礼貌地问:“你们认识很久了吗?他为什么要找你聊天?”……

没有激烈的言辞,但是这种文质彬彬的质疑同样让人受不了。解释了好长时间,小白终于相信了我不是那些妄图染指她老公的女人。

小白不肯深谈与曾元的事情,我只能说:“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心理专家吧,或许能让你从此安心下来。”

挂了电话,不禁有些心疼小白。她很怕失去曾元,但是这么下去,曾元只会越走越远。想对小白说:阿月的事情早已经过去了,曾元选择了你,你就要相信你值得他爱,他也只会爱你。

●妖刀无定式

爱人如牙

人和人的关系就像牙齿和牙齿的关系。

牙齿靠牙齿,如果距离太远,就稀了缝,漏风,嵌食,遇到外力,还容易掉落。所以呢,牙齿还是紧密结实的好。可是,一旦牙齿和牙齿紧密得超过一个界限,那也非常糟糕,会挤得彼此东倒西歪、不成形状,还会痛入骨髓。

水妖写过一篇《女人易对自己犯下的九宗罪》,最后一宗罪就是,女人毕生把猎获一个男人和看守那个男人作为全部使命,对待男人就象一根桩,而自己是栓在那根桩上的狗,寸步不让,来人必吠,一生一世,看好了这根桩,似乎人生就了了一切的心愿。人生被浓缩到如此狭隘的地步,人对己,都是一场悲剧。

曾元可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过所有前来求教的红男绿女。

“你可爱她(他)?”

从曾元的叙述来看,我没有看出来他多么爱她。更象是出于怜悯、自责。另一个更隐秘和不可告人的选择动力潜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那就是,他对小白更有把握。张爱玲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把男人的性情和女人的禀性写得再清楚没有了。骨子里,男人都渴望火一样的女人,红玫瑰一样的热烈爱情,但,怯懦自私常常使得他们既想享受火热的激情,又害怕承担与之同来的风险和改变。对于他无法绝对掌握的事物,他们有时候会爱而远之。

曾元说服了自己娶了小白,真的说服了内心深处的自我了么?说服了小白么?

我想,他们彼此都没有真正的信心。

这一对夫妻显然是不幸福的。时刻被怀疑的曾元倍感痛苦,时刻怀疑着的小白应该是更痛苦的吧?被拴着的人累,锁链本身就不累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还有什么继续的理由。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两个明显都有弱点的人,因为彼此的弱点绞扭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种存在,既然存在,就是合理,这种有些不正常的关系,也许就是爱情的一种。也许,只要稍做调校,也是一种和谐。

对此我的建议有二:曾元和小白好好谈一次,曾元可以问:你到底要我如何做,你才能彻底放心?对小白,我则想说:牙齿和牙齿挤得太紧,最终的下场我们都知道:拔!你想逼迫自己成为那颗被拔掉的牙齿么?很多被拔掉的牙齿,并没有虫蛀也没有腐烂,健康完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一点余地都不给别的牙齿留。

新锐女作家 深海水妖

●心灵鸡汤

攥得越紧流得越快

小白将爱情的“自私性、排他性、占有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无爱则无嫉”是爱情所特有的“专利”。如此的“爱”,迟早会让婚姻过早地夭折。

有一则故事或许很多人知道,并从中悟出了婚姻的道理,不妨重提:女儿在出嫁前问母亲,如何守住婚姻,把握已拥有的幸福。母亲随手抓起一把沙子,当她随意轻握时,沙一粒未漏,母亲用力握紧沙子,只见沙子慢慢地从手指缝中不断漏出。母亲告诉女儿,婚姻就像手中握着的沙子,把它攥得越紧,它就会流逝得越快。

在很多婚姻中,妻子最担心的是丈夫的不专——害怕被抛弃,而丈夫最担心的是妻子变成第二个妈妈——害怕被管束。

曾元的确很痛苦,但婚姻中改变对方非常困难,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改变自己。对于现状,曾元可以做一些努力。首先,应该认真而真切地与小白交流一次,把她的行为对自己的伤害,以及自己在婚姻中的期望,自己对待婚姻的态度等,明白白地告诉小白,取得她的信任和理解;其次,曾元不妨建议小白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或婚姻家庭指导师作专业指导治疗,帮助她理解婚姻,学会经营婚姻。

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 陈卓君